

第四回 活遭瘟請嘗稀味

詩曰：

風流嘗盡風流味，始信其中別有香。

五味調來滋味美，饑宜單占餓中會。

說琪生好事將成，為書童驚散。一夜直到天明，眼也不曾合一合。早起來，就覺頭眩，意欲再去復睡片時，只見輕煙拿著一帖進館。琪生展看，卻是一首小詞：

劉郎誤入桃源洞，驚起鴛鴦夢。今宵訴出，百般愁。覲面兒教人知重，燈前說誓月下盟心，直恁多情種。攜雲握雨顛鸞鳳，好事多磨弄。忽分開連理枝頭，殘更挨盡心如痛。想是緣慳，料應薄倖，不為妒花風。

右調《一叢花》

良人心鑿辱愛妾鄒雪娥斂衽制

琪生把玩，喜動顏色，對輕煙道：「昨晚心膽皆為蠢奴驚破。臨後進來門卻已關，幾乎把我急殺。今早起來身子頗覺不爽。又承小姐召喚，今晚赴約。賢卿須來迎我一迎。」輕煙道：「我們嚇得只是發戰，老早把門門好在裡面，擔著一把冷汗，哪裡曉得這樣的事。」一頭說，一頭將手去摸琪生額上，道：「有些微熱。不要到風地裡去，須保重身體要緊。我去報與小姐知道。」琪生道：「我這會頭目昏黑，不及回書。煩姐姐代言鄙意，說今晚相會，總容面呈罷。」輕煙點頭，急急而去。

琪生才打發輕煙進去，轉身書房，愈覺天旋地轉，眼目昏黑，立腳下住，忙到牀邊倒身睡下，將帖壓在枕下。不一時渾身發熱，寒戰不已。鄒公聞知，忙來候問，延醫看視。藥還未服，只見素梅、輕煙二人齊至問候，手中拿著兩個紙包道：「小姐聞知相公有恙，令我二人前來致意相公，教千萬不可煩躁，耐心調理，少不得有時，相公今晚不能去也罷。若有空時，小姐自己出來看你。俟你玉體少安自然來相約，今日切勿走動。這是十兩銀子，送你為藥餌之用，這是二兩人參，恐怕用著。又教相公看要什物件，可對我們說，好送來。她如今親自站在角門口候信。你可有什話說？」

琪生感激不盡，泣道：「蒙小姐與姐姐這番掛念恩情，我何以報答。與我多多拜上小姐，說我無大病，已覺漸好，教她不要焦心，減損花容。少刻若能平復，晚上還要進來，再容當面拜謝，致呈款曲。若缺什物件，自來取討，不勞費心。小姐自己珍重，方慰我心。」輕煙就將參銀放在琪生牀裡，素梅又替琪生蓋好被。二人摩摩蹭蹭，百般疼熱，恨不能身替。怕有人來，含著眼淚致囑而去。

琪生剛欲合眼，適鄭飛英同平君贊二人來探望。見琪生病臥，就坐在牀邊問安。鄒公也出來相陪。琪生見二人來至，心中歡喜，勉強扶病坐起。平君贊就去拿枕頭，替他撐腰，忽見枕下一帖，露出愛妾兩字來，就當心暗暗取來放在袖中。與琪生談了一會，推起身小解，悄悄一看，妒念陡生，暗想道：「這女子怎麼被他弄上手？大奇！大奇！然而當日原是我兩人同見，焉知她不屬意於我？你却獨自到手，教我空想。殊為可恨！」就心內籌算。

在外踱了一會，進來約飛英同去。鄒公因二人路遠、意欲留客。君贊道：「只是晚生還有不得已之事，未曾料理。容日後來取擾罷。」琪生亦苦苦款留。飛英也道：「我們與祝兄久闊，又未竟談，且祝兄抱恙，不忍遽回。又蒙賢主人愛客，我們明日去罷。」君贊道：「小弟原該奉陪，但有一舍親赴選，明日起程，不得不一錢耳。」琪生恃在知己，便取笑道：「盟兄怎麼只在熱灶添火，不肯冷灶增柴，這等勢利？」鄒公與飛英大笑。

君贊聞言，如刀鑽入肺腑，仇恨切骨，勉強陪笑道：「不是這等說。小弟還要修一封書，寄進京去候個朋友，不專為一錢而行。再不然，可留飛英兄伴兄一談，小弟明日再來把臂如何？」飛英道：「既是平兄有正事，不可誤他。小弟在此，明日回罷。」君贊隨即別卻三人，悻悻而去。

琪生原無大病，因連日辛苦，又受了些寒，吃了些驚，著了些氣，一時發作。醫生用些表散藥服了，就漸漸略好。那枕下帖子，是昏曠時所放，竟影也記不得。雖不能作巫山之想，卻因身體尚未全愈，小姐又吩咐今晚不要進去，遂與飛英談心，倒也沒有罣礙。飛英直至次早方回。雪娥諸人時常偷隙問安，自不必說。

且說君贊在路上切齒恨道：「這窮鬼畜生！我因你有些才學，所以與你相好。你倒獨佔美人。我不怪你也就夠了，你反當面譏誚我勢利，剝我面皮。虧得我還有些家私，難道反不如你這窮鬼，倒要去奉承人不成？好生無禮，好生輕薄，可恨可惡。須擺佈他一遭。那個好女子，可惜是這窮鬼獨佔。我怎地設個法去親近一番，死亦瞑目。」心內左思右想，再無計策。固又取出詩帖展玩，一發興動。正是一極計生，忽然點頭道：「必須如此如此，使他迅雷不及掩耳，萬無不妥。」趕至家中，做起一張揭帖，央人騰清，放在身邊。

次日又到琪生館中。君贊假作驚慌之狀，道：「昨日失陪，負罪不淺。今日特來報兄一大禍事，作速計較。」就袖中取出揭帖，遞與他看。琪生接過一看，寫道：

揭為淫廁宮牆，污蔑紀綱，大傷風化穢法事。今有惡衿祝瓊，雖讀孔聖之書，單越先王之禮，不思捉筆跳龍門，慣為鑽穴，哪想占鼈扳月桂，惟解偷香。正是賣俏班頭，宣淫領袖。鄒氏翁里中仁德，為憐才而招席。祝姓子，人中禽獸，拍假館以吞鳳。既已升堂，復入乃室。不止窺穴，又逾其牆。搜處子，鄒翁女也。彼丈夫祝姓子歟。乞其不足，更有不可知者。又顧之他扶之，何必問焉。彼施此受，在女子猶寬其責。先強後從，於士人更何其誅。幾屬同人，鳴鼓而攻猶晚；合里人民，鼎烹而食何傷？於是謹修短揭，遍告合城，共殛淫衿，以肅閭化。是揭。

琪生不看則已，一看就驚得面如土色，半日不能言語，氣得發昏，汗如雨下。君贊道：「此一張是我看見，故此揭來，外邊不知還有多少哩。此事非同兒戲，關係兩家的身家性命。盟兄快些籌畫要緊。小弟告別。」琪生扯住說道：「兄且不要去。為今之計，何以策我！」君贊道：「此事鄒老想未必知。若得知時，怎肯與兄甘休？我想別無計較，千著萬著，走著上著，弟也自知快與慢。」

是妙計。」琪生道：「若是走時，家裡是藏不得。還是到哪裡躲避好？」贊道：「既沒處去，且到我家去住幾天，再作區處。」琪生再不細詳其理，一味恐懼，遂弄得沒主意。就悄悄帶了書市，急跟君贊到家。君贊就安他在外面書房內住下。

琪生暗想：「遭這禍是哪個起的？這揭帖又沒名姓。我這事神兒不知，外邊人怎麼曉得？就是曉得，與他何因，便出帖揭我？」再摸頭不著。又想到：「我也罷了，只是害了小姐與輕煙、素梅三人性命。豈不教我痛殺，不如死休。」又反自解道：「莫忙，且聽消息何如。」思來想去不覺大哭。到次日，就打發書童回家安慰父母，因吩咐道：「如老爺奶奶問時，只說相公是因個朋友有要緊事，約往象山縣去，不得回家面說，卻叫小的來說。你也不必來了，切不可說我在這裡。萬一鄰家有人來問，也是如此答應，不可有誤。」書童應聲而去。

不說琪生住在平宅。且說鄰家不見琪生主僕二人，好生驚異，只道有要緊事到象山去了。鄰公也就不問，不在話下。

單說君贊用調虎離山之計，將琪生藏在自己家裡，私自想道：「這畜生雖然調開，只是我怎麼到鄰家與小姐相會？就是相會怎能使她必從？」想一想，道：「有了。我不若撫她情詩。到明日晚上，竟悄悄進她房中，若順我就罷，若不從時，我將此帖挾制她，不怕她不從。豈不妙哉？」於是備酒到書房，與琪生同飲，慢慢試探他的事情，往來的路徑門戶。琪生是個忠厚人，見他患難相救，信為好人，遂盡情告訴，一毫不瞞。君贊甚是洋洋得意。正合著兩句古語道：

「畫虎畫皮難畫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」

次日，君贊出城，到蒲村先尋了著腳之所。到晚，帶著情詩往鄰家後園來。時值十月下旬，沒有月色。君贊為人，素性畏鬼。這日為色所迷，大著膽前來。才轉過兒家門首，忽聞背後悉索之聲。卻是自家衣服上掛了一根刺枝子，拖在地上響。他哪裡曉得？天又黑，暗聽得背後響，回頭又不見人，登時毛髮皆豎。還強掙扎往前行走，響聲漸漸緊急，他心中更怕，道：「古怪！」及站住聽時，又不響了。及移步走時又響起來，嚇得渾身汗如雨下，被風一吹，一連打了十幾個噴嚏，一發著忙，將自己額上連連拍幾下道：「啐！啐！」假意發狠，卷手露臂，道：「是什邪鬼？收來近吾！我是不怕的。」

口雖如此說。卻心慌意亂，不管是路不是路，一味亂走。腳底下卻七高八低的，愈走得快，愈響得高，嚴然竟像有個人趕來一般。他初時還勉強掙挫，腳步不過略放快些，到後來聽得背後響聲越狠，只不離他，就熬不過怕，只得沒命地飛跑起來。誰想這件東西偏也作怪：待他跑時，這東西在他腳上身上亂撞亂打。他見如此光景，認定是個鬼來迷他，只顧奔命，口中亂喊：「菩薩爺爺救我！」心虛膽戰，不料一個倒栽蔥，跌在糞窖裡。幸喜糞只得半窖，只齊頸項淹著，渾身屎浸，臭不可言。地窖又深，不能上來。欲待喊叫，開口就淌進屎來，連氣也伸不得一口。拼命挨到天曉，幸一個人來出恭，才看見，即去叫些人來撈起。

君贊站在地上，滿頭滿臉屎塊只是往下滾來，還有兩隻大袖，滿滿盛著，一毫未動。連連把巾除丟地下，將衣服脫下，到河邊去洗臉洗身上，卻沒有褲子換，下身就不能洗。遠近人來看的，何止一二百人。看了笑個不止，俱怕醜，誰來管他。起先糞浸之時，糞是暖的，故不覺冷，如今經水一洗，寒冷異常。登時發起戰來，青頭紫臉，形狀一發難看。

正在危急之際，鄰公領著家人，拿衣服來與他換。原來鄰公家住在前邊，有個小廝也來觀看，認得是君贊，回去做笑話報與鄰公。鄰公就忙來救他。見君贊惡狀難堪，忙問其故。君贊又羞又惱，答道：「昨夜為鬼所逐，失腳跌下去的。」鄰公笑道：「哪裡有這事。」吩咐家人：「快將平相公衣服拿去河中洗淨。」家人去取衣服，卻提起一根大刺針條子來。鄰公大笑道：「我說哪裡有鬼逐人之理，原來是這件物事。平兄為它吃了苦也。」君贊方才明白，又氣又苦，又好笑。

鄰公遂同君贊到家，重新沐浴更衣，因而留宿。君贊暗想道：「我為小姐吃此大苦，他怎知道，幸喜就在他家宿歇，真是緣法輻輳。但只是沒有情詩，就沒了把柄，怎麼處？」又道：「罷罷！左右是破相了，好歹走他一遭。萬一做出來不妥時，就惡失了這老者，也不為稀罕，難道我有什事求他不成？若是僥倖妥貼，也不枉我這一番苦楚。」

算計已定。直到晚上，待鄰公進內，人已靜悄，他卻尋路一般，也到角門口。角門關得緊緊。他就將門彈了兩下。恰好素梅在階沿上玩耍，聽得門響，走來問道：「是誰？」君贊道：「我是琪生。」素梅一時懵懂不察，聞得是祝郎，正在渴想之時。忙將門開了。上前一看，陌生不像，便又問道：「你是哪個？」君贊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我是平君贊，來見小姐的。」素梅怒道：「該死胡說。還不走你娘路，去葬你的糞坑！」

君贊見罵得切實，頓足道：「葬你糞坑！這句話罵得我刻毒，罵得我狠。我也哪裡尋這樣一句毒的回她才好。」便道：「你這偷琪生的精！休得口強，有把柄在我手裡。好好叫小姐出來便罷。不然，我若惱起來，叫你們俱不得乾淨。」素梅見他話裡有來歷，便道：「你既要見小姐，且站在門外，待我通知，再來接你。」

君贊見她口軟，以為中計，料道必妥貼，點頭簞腦道：「我在此立等，你去說來。」素梅依舊將門關上，跑來對小姐道：「祝郎不知有什破綻落在早間那個平臭驢眼裡。他公然來硬做，好生無狀。怎麼回他？」雪娥嚇得啼哭起來。輕煙也急得沒法，想一想，生個急智，對小姐道：「說不得了，我有一計在此，萬一事聲張，我與素梅自去承當，決不累小姐。」雪娥拭淚道：「你有何計？」輕煙道：「小姐不要管我，也不要則聲，只憑我與素梅做來便見。管叫他又做落湯雞回去。」

因走向素梅耳邊道：「如此，如此。」素梅笑道：「好計。我去招他來。」輕煙待素梅出來，就將外門閉緊。素梅走去復開角門，抱怨道：「我為你說不打緊，倒將我一頓肥罵。」君贊道：「她難道不怕死？」素梅道：「你這人，原來是個活現世報。哪裡有外人欲見小姐，倒教丫頭去明說的理？縱欲相見，也避嫌疑，自然不肯。」

君贊被她一句提醒，便笑道：「好個伶俐好人，說得是。待我自去看她如何？」就走進門來。素梅將角門仍舊關好，同他到外門口。君贊就去輕輕一推，哪裡推得動？問素梅道：「怎麼得進去？」素梅低低說道：「旁邊牆上有個雪洞。你從那裡進去，甚便。」素梅就領他到洞邊。

君贊見雪洞其小，只好容一身。裡面卻明幌幌地點著燈。君贊道：「也罷。我從這裡進去，你須撮我一撮。」素梅當真將他身子撮起，君贊遂探頭鑽入雪洞。將及半截身子之時，素梅咳嗽一聲。裡面輕煙早將他頭髮揪在手中，外面下半截身子又被素梅捺住。君贊兩隻手又緊緊地擠在雪洞裡。內外齊齊往下發狠捺住，幾乎連肚腸俱磕出來，君贊兩頭受虧，疼不可忍。

正待要叫喊，只見輕煙一手揪髮，一手拿著一把又大又尖的快剪子，在他臉上刺一下道：「你若則聲兒，我立時截斷你的咽喉子！」君贊連忙道：「我再不敢則聲，千萬莫動剪子！只求略放鬆些，我腸子已壓出。」又叫道：「外邊的好奶奶，我的腳筋已被磕斷，再不放鬆時，我的屎就壓出來了。」一會又哀求道：「二位奶奶，我從今再不敢放肆，求饒我罷。我渾身疼死也。」疼得叫苦連天，將「娘娘」、「奶奶」無般不叫。

雪娥在旁倒轉怒為笑。輕煙數說罵上一會，問道：「你說把柄在哪裡？」君贊道：「其實有詩一首。昨日被壓得爛，一時沒有。」輕煙與素梅不信，將他遍身亂搜，果然沒有。輕煙道：「你怎麼敢進來無狀？好好實說我就饒你。若有半字糊塗，只是槊死你便罷。」

君贊不肯實說。輕煙與素梅就盡力齊往下只一捺，君贊疼得話也說不出來。輕煙將他臉上又是一剪子。君贊骨節將蘇，頭面甚痛，只是要命。遂將得詩做揭帖、嚇他逃走、自己進來緣由直招。三人也暗自吃驚，又問道：「聞祝相公往象山去了，可是為此事躲避麼？」君贊道：「正是。」輕煙又叫小姐將筆、硯接過來，又取一張紙放在他面前，卻將繩一根從雪洞內塞過去，叫素梅將他兩腳捆緊，又帶住一隻在手，又將一根繩扣在他頸項，一頭繫在腳上，然後將他一隻右手鵠出，對他道：「你好好寫一張伏狀與我，饒你罷。」君贊見她手段，不敢違拗，忙拈筆問道：「還是怎樣寫？」輕煙道：「我說與你寫。」君贊依著寫道：

立伏狀。罪衿平裏成於四月初八日在青蓮庵遇見鄒清澤家小姐，遂起淫心，妄生奸計。不合誣鄒氏與同窗祝琪生有染，遂假作揭帖，飛造穢言，色藏禍胎，挑起鬬端，欲使兩下興戈，自得漁翁之利。不料奸謀不遂，惡念復萌。又不合於本年十月二十九日，晝夜穴入繡房，意在強姦。鄒氏不從，大喊救人，竟為家人捉住，決要送官懲惡。是惡再三懇求保全功名，以待自新，故蒙赦免，眷惡廉贖。此情是實，隻字不虛。恐後到官無憑，立此伏狀存案。

嘉靖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立伏狀罪衿平裏成

寫完又叫打上手印。輕煙交與小姐收好。卻笑對君贊道：「死罪饒你，活罪卻饒不得。待老娘來伏事你。」遂將他頭髮剪得精光，又一手扯過淨桶，取碗屎，將他耳、眼、口、鼻、舌俱塞得滿滿，把黑墨替他打一個花臉。然後把繩解開放他，就往外一推，跌在牆下。

素梅還怕他放賴，匆匆跑過來，相幫輕煙掇著淨桶出來，一人一隻碗，把屎照君贊沒頭沒臉亂澆將來。君贊被推出雪洞，正跌得昏天黑地，遍身疼痛，見她二人來澆屎，急急抱頭跑出角門，如飛而去。

輕煙二人闖上角門，一路笑將進來。雪娥也微微含笑。三人進房議論，又愁祝郎不知此信，未免留滯象山。怎地寄信與他，叫他回來？三人愁心自不必細說。

閒話略過，且聽下回分解。